



赌注

[法] 昂利·沙里叶 著
马金章 译

国际畅销书
《越狱PAPILLON》
终结篇

HENRI CHARRIERE

作家出版社



赌注

HENRI CHARRIERE

[法] 昂利·沙里叶 著

马金章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8-09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赌注/(法)沙里叶著;马金章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63-5297-0

I. ①赌… II. ①沙…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9196号

Henri Charriere: Banco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 Paris, 1972

赌注

作者:(法)昂利·沙里叶

译者:马金章

责任编辑:王 妍 翟婧婧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数:240千

印张:17.5

插页:2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5297-0

定价:2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阿莱克斯·吉贝尔-日耳曼大夫

献给阿莱克斯·吉贝尔-日耳曼太太

献给我的委内瑞拉同胞，献给法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南斯拉夫、英国、希腊、美国、土耳其、芬兰、日本、以色列、瑞典、捷克斯洛伐克、丹麦、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的许许多多朋友和我忘却了的朋友们，他们对我写、对我说：“您是谁？是蝴蝶吗？自从您离开最后一个苦役场以后，我们手里的书，您是怎么写成的？”

目 录		
第一章	自由之始	1
第二章	金库诱惑	16
第三章	赌场日夜	30
第四章	惜别情女	54
第五章	都市奇遇	60
第六章	银行地道	68
第七章	飞机-当铺	78
第八章	炸弹悲剧	91
第九章	油田远征	103
第十章	天赐良缘	115
第十一章	万里寻父	131
第十二章	旧梦重寻	140
第十三章	童年厄运	150
第十四章	革命风云	172
第十五章	虾铜生意	178
第十六章	东山再起	184
第十七章	重返法国	192
第十八章	以色列行	216
第十九章	《越狱》诞生	225
第二十章	出版周折	235
第二十一章	回国之前	249
第二十二章	胜利风暴	262

第一章 自由之始

“祝你们幸运,Francés(法国人)!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Adios(再见)!”

多腊多苦役场的军官向我们挥手告别以后,便转过头去。

去掉十三年来戴在脚上的铁镣并不多么困难。和那位军官告别后,我便搀着比戈利诺,沿着河边的斜坡,朝多腊多村走去。1971年8月18日,我在西班牙的旧房子里,眼前似乎又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条鹅卵石路,耳边又听到了那位军官厚重而又响亮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又做着二十七年前前的动作:把头回过去。

子夜。外面一片漆黑。然而对于我,对于我一个人来说,那不是沉沉的黑夜,而是白昼,是上午十点,阳光洒满大地。我注视着我最美好的身影,我那囚犯的身影正悄然离去,这象征着对我监视的结束;而十三年来,每日、每夜、每分、每秒,对我的监督从来也没有间断过。

我朝这条大河瞧了最后一眼,朝我向河心岛上委内瑞拉苦役场走去的身影瞧了最后一眼,朝我可怕的往昔——我十三年被人践踏、鄙视、蹂躏的往昔瞧了最后一眼。

很快,在热带太阳照射下河面蒸腾的雾瘴里,好像在屏幕上一样,出现了一些影像,使我又看到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不想参与这部电影的演出,便赶紧扭过身去,背对着这奇怪的银幕,抓住比戈利诺的胳膊,甩了一下肩膀,急忙迈了一步,以便最后摆脱往昔的污泥。

自由了?到哪里去?到世界的一角,到委内瑞拉境内圭亚那高原的边缘,到难以想象的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的一个小村子。这是委内瑞拉的东南角,靠近巴西边境。这些村民和与他们一样偏远的村落联系时,用的是一两辆卡车。人们不禁会纳闷,车是怎样开到这里来的?据他们生活、思维和友爱的方式来看,这些简朴和富有诗意的人们,好像在这里生活了好多个世纪,完全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爬完了陡坡,在即将开始步上多腊多村的高台之前,我们几乎停住了脚步,以便慢慢地、慢慢地走进村子。我听到比戈利诺在呼吸,我也和他一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从胀大的肺里把空气一点儿、一点儿地吐出来,似乎是怕这美好的时光——自由后的头几分钟——过得太快了。

大平台展现在我们面前，左右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房子，掩映在花丛之中。

一群小孩发现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孩子们完全没有仇视的表示，相反，他们走到我们跟前，默默地跟着我们。他们好像明白此时此刻的严肃性，因而非常珍惜。

在头一座小房子前面，有一位胖胖的黑人妇女，正在一个小木桌上卖咖啡和玉米烤饼。

“早上好，太太！”

“早上好！”

“请来两杯咖啡。”

“好的，先生。”

热心的胖女人给我们端来两杯咖啡，没有凳子，我们就站着喝起来。

“多少钱？”

“不要钱。”

“为什么？”

“请你们喝自由后的头一杯咖啡，我很高兴。”

“谢谢。几点有公共汽车？”

“今儿是过节，没有公共汽车，十一点倒有一辆卡车。”

“啊！谢谢！”

一个黑眼睛、浅褐色皮肤的年轻姑娘从房子里走出来。

她嫣然一笑，对我们说：“到家里来吧，请坐。”

我们走进去，坐在十来个人中间，他们正喝着朗姆酒。

“你的朋友怎么老吐舌头？”

“他有病。”

“我们能给他帮点儿忙吗？”

“不，不用费心，他瘫痪了，应该住院。”

“谁管他吃？”

“我。”

“是你兄弟？”

“不，是我的朋友。”

“你有钱吗，法国人？”

“有一点儿。你怎么知道我是法国人？”

“在这儿，消息传得很快。昨天我们就知道你们要释放了。我们还知道你是从魔鬼岛跑出来的，法国警察还在抓你，要把你送回去。可是，他们不会到这儿来找你，这儿他们管不着。我们要保护你。”

“为什么?”

“因为……”

“你要说什么?”

“来,喝一杯朗姆酒,给你朋友一个杯子。”

一位三十来岁左右的妇女接过话头。她的皮肤近于黑色。她问我结婚没有。我回答:没有。她问我父母是否都健在。我回答:只有父亲。

“他知道你在委内瑞拉,一定很高兴。”

“对,是的。”

一个瘦瘦的大个子白人,长着一双大而热情的眼睛,接着说:

“我这个亲戚没说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你。好,我来告诉你吧。一个人,除了他疯了——那没有办法,经过帮助,总可以悔过自新,变成一个好人。这就是你为什么在委内瑞拉会受到保护:我们喜欢真正的男子汉,有上帝的帮助,我们相信他。”

“依你看,我为什么到魔鬼岛?”

“当然是为一件大事!也许是杀了人,也许是偷了贵重东西。给你判了多少年?”

“终身苦役。”

“这儿最重的刑才三十年。你呆了几年?”

“十三年。但是我自由了。”

“把这些都忘了吧。把你在法国监狱、在多腊多受的罪都忘了吧,越快越好。忘了好,要想得太多了,你就会怨人们、甚至恨人们的。只有忘了,你才能再爱他们,再在他们中间生活。你应该快点儿结婚。这个国家的妇女性格都很热烈。选个老婆,有对她的爱,有幸福,有孩子,会把你过去受的罪都忘了。”

卡车来了。我谢过这些好心人,搀着比戈利诺的胳膊走出来。有十来位旅客,坐在驾驶室后面车槽里的凳子上。这些人好心地把两个最好的位子让给我们,要我们坐在驾驶室。

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卡车颠得很厉害,我想起了奇怪的委内瑞拉人民。不论是帕里亚湾的渔民、多腊多的普通士兵,还是茅草房子里刚同我说过话的卑微的百姓,全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刚刚能读、能写。为什么他们会原谅失足的人、有慈善的心和高尚的灵魂?他们怎么会说得那样恰如其分!为什么能用仅有的一点儿东西、宝贵的建议去帮助以前的苦役犯呢?为什么多腊多苦役犯的头头们——他们自然受过教育,不论是军官还是狱长,和人民都是同一种想法:被抛弃的人不论犯过多大罪行,都要给他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种品质决不是受欧洲的影响，所以，一定是来自印第安人。不管怎么样，蝴蝶，你可以向他们脱帽致敬。

卡廖到了。这里是个大广场，优美的音乐在上空回响。今天是7月5号，是国庆节。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各种肤色的人，花花绿绿，混杂在一起：有黑色、有黄色、有白色和印第安人的铜褐色——他们的民族特点，从浅浅的双眼皮和浅褐色的皮肤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比戈利诺，我和几位乘客从车上下来。一位刚下车的年轻姑娘走到我眼前，对我说：“甬付钱，已经交了。”司机说了一声“祝你们好运”，便开着卡车走了。我一手拿着小包，一手拉着比戈利诺左手仅剩的三个手指中的一个，同时考虑了一下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我有一些安的列斯元和几百博利瓦尔，都是我在多腊多监狱教数学时，学生送的礼物。另外，还有一些没有琢磨的钻石，是在我种的菜园里的西红柿地里捡的。

告诉我别付钱的那位年轻姑娘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想找个旅店。

“先到我家去吧，以后再说。”

我们跟着她，穿过广场，不过二百米就走进一条土路街，两旁都是低矮的房子，全都是土墙，房顶是用茅草、铁皮或锌皮做的。我们在一座草房前停下。

年轻姑娘说：“请进去吧，这房子就是您的。”她大约十八岁。

她让我们先进去。这间房子非常干净，地是夯实的土地，一张圆桌，几把椅子，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又黑又亮，中等身材，和他女儿是同一种肤色——浅浅的红褐色，一双印第安人的眼睛。里面还有三个姑娘，大约分别是十四、十五和十六岁。

“爸爸，妹妹，我把两个外国人带回咱们家了。他们刚出多腊多监狱，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好招待招待他们。”

父亲说道：“欢迎你们。”他也习惯性地：“这房子就是你们的。请坐下，坐到桌子旁边吧！你们饿了吗？喝点儿咖啡还是朗姆？”

我怕拒绝会惹他们不高兴，就要了咖啡。房子很整洁，但从简陋的家具来看，这一家很穷。

“带你们来的那个是我的大女儿玛丽亚。五年前，她母亲跟一个淘金的走了，她就代替她母亲操持家务。我想先告诉你，免得再问别人。”

玛丽亚给我们上了咖啡。她坐到父亲身边，正好在我对面，这样，我可以比较认真地看着她了。三个妹妹都站在她身后。她们也在端详我。玛丽亚确实是热带姑娘。她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两眼靠得比较近。她的卷发乌黑发亮，发缝在中间，一直垂到双肩。她身材很苗条，尽管皮肤是

铜褐色，没有光泽，但可以感到，下面流的是印第安人的血液，她的体形完全不是强悍粗壮型的。她有一张俊秀诱人的嘴，整齐的牙齿像雪一样白。说话时偶尔吐出粉红色的舌尖。她穿着一件开口到双肩的胸衣，可以看到胸衣下被胸罩遮住的两个乳房。这件胸衣、一件小衣裙和平底鞋都是今天过节的装饰品。她嘴唇上的口红非常鲜艳，眼角描过以后，两只眼睛显得更大。

“这是艾丝梅拉达，”她向我介绍小妹妹道，“因为她是绿眼睛，人们就这么叫她。这是孔奇塔，那个是罗西塔^①——可以说像朵玫瑰。她皮肤的色儿比我们的都浅，动不动就脸红。现在您认识我们全家了。我父亲叫何赛。我们五个是一个整体，心都一块儿跳。您呢？您叫什么？”

“昂利。”

“您在监狱里呆了很久吗？”

“十三年了。”

“真可怜，受了不少罪吧？”

“可不，真不少。”

“爸爸，昂利在这儿能干什么呀？”

“不知道。你有职业吗？”

“没有。”

“那么，到金矿去吧，他们会给您一份工作干的。”

“您呢，何赛，您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我没干活，挣钱太少了。”

哎呀！他们是真穷，一点儿也不错，可他们穿得倒干干净净。我没敢问他以什么为业，既然不是靠干活儿，那么也许是靠偷吧？我可不能太莽撞了。

玛丽亚对我说：“昂利，今儿晚上，您睡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房间，从前我伯伯住的。他走了，您可以占他的地方。您去干活儿的时候，我们照顾病人。不用说谢谢，因为我们也帮不了你们什么忙。这不过是个空房间。”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让她们拿着包。玛丽亚站起来，妹妹们跟着她朝一个门走去。玛丽亚说谎了，这间房子有人占。她把一些女人用品收拾了一下，放在一边。我装作没看见。没有床，有两个热带大部分时间用的羊毛吊床，但比床还要好。一扇大窗户，只有百叶窗，面向长满香蕉树的

^① 罗西塔中“罗西”的发音近似于“罗莎(Rosa)”玫瑰的意思——以下除注明原注外，均为译者注。

花园。

我躺在吊床上，回想了一下今天遇到的事情。自由后的头一天多容易呀！太容易了。我有一间房子，免费的。照顾比戈利诺，有四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我为什么像小孩子一样让人摆布呢？为什么？我在世界的边缘，这倒不错，不过，我之所以让人摆布，是因为，我当囚犯当久了，养成了唯命是从的习惯。现在，我自由了，应该自己拿主意，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我真像一只鸡，主人打开笼子，我都不会飞了。我必须从头学起。

我睡了。我不愿意想过去，也不愿意想多腊多人们的建议。入睡以前，我只想：大家那么好客，好倒是好，不过也让我惶恐。

我吃了两个煎鸡蛋，两个蘸了人造奶油的炸香蕉和黑面包。玛丽亚在房间里正给比戈利诺擦洗。门槛上出现了一个人。他腰的一侧挂一把大砍刀，有点儿像丛林里开路用的短刀。

他主动打招呼：“Gentes de paz(和睦的人)！”这是朋友之间的称呼。

何赛和我一起吃过了午饭，向他问道：“你有什么事？”

“头儿(本地的警察头)想见见卡宴的。”

“你不要这么叫他们。叫他们的名字。”

“好，何赛！他们叫什么？”

“昂利和比戈利诺。”

“昂利先生，您跟我来。我是警察，头儿叫我来的。”

“他要干什么？”玛丽亚听声音走出来。“我跟他去。等一下，我穿件衣服。”

几分钟以后，玛丽亚准备好了。出了街，她就挎住我的胳膊。我一愣，瞧了瞧她，她冲我笑了。不一会儿，我们来到小派出所。其他警察都穿便服，只有两位穿警服，砍刀吊在皮带上。在一个挂着好多枪的房间里，坐着一位警帽上带杠杠的黑人。他对我说：“您就是那个法国人？”

“对。”

“那个呢？”

玛丽亚说：“他有病。”

“我是警察少校，你们需要帮忙，就可以找我。我叫阿方索。”

他握了握我的手。

“谢谢。我叫昂利。”

“昂利，镇长想见你。玛丽亚，你不能进去。”他见她跟我进去，阻止道。我走进另一间房子。

“你好，法国人。我是镇长。请坐。因为你在卡廖这儿强制居留，我叫

你來是想和你認識一下，因為你歸我管。”

他問我做什么，想到哪兒去工作。另外，又談了點兒別的，然後他說：“隨便什麼事兒，都可以來找我，我盡量幫助你過好生活。”

“謝謝你。”

“啊！有一件事兒，我應當告訴你，你住的這家，姑娘們都很好，很正派，可是她們的父親何賽，是個海盜。再見！”

瑪麗亞在院子裡，站在派出所門口，那神態好像印第安人在等人，呆呆地一動也不動，一句話也不說。不過，瑪麗亞並不是印第安人。不管怎麼樣，只要有一點兒遠遠的血統，也可以顯示出來。她的胳膊挎着我的胳膊，我倆橫穿過整個村子，這次回家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鎮長找你有什么事兒？”瑪麗亞問我，對我頭一次稱“你”。

“沒說什麼。他說，他會幫我找工作，另外有什么麻煩事，盡可以相信他。”

“昂利，現在你不需要任何人了，你那個朋友也不需要了。”

“謝謝，瑪麗亞。”

我們從一個流動小販的貨攤的桌前經過，他賣的是一些婦女用的新奇玩意兒：項鏈、手鐲、耳環、首飾、別針等等。我對瑪麗亞說：“喂，你瞧瞧這些東西。”

“對，真漂亮！”

我把她拉到桌子前，挑了一個最漂亮的項鏈和與它相配的耳環，又買了三個一般的，給她的妹妹。這些新穎的假首飾，一共三十博利瓦爾，我遞過去一張一百的讓他找。瑪麗亞馬上把項鏈和耳環戴上。她黑黑的大眼睛閃着喜悅的光芒，她向我表示感謝，似乎我送給她的是真珠寶首飾。

我們回到家裡，三個姑娘見到給她們的禮物都高興地叫起來。我離開她們，回到自己的房間。我要單獨去想一想。這個家對我的確熱誠，人們高尚的態度實在罕見。然而我，應不應當接受？我有点儿委內瑞拉錢，有點兒安的列斯元，不要說那些鑽石。有這些，我不用发愁，可以生活并供养比戈利諾四個多月。

這些姑娘都很美麗，好像熱帶的鮮花一樣，當然，都感情熾烈，性欲旺盛，很容易獻身于人，不會斤斤計較，不會過多考慮。我发现，今天瑪麗亞看我的時候，目光好像熱戀的姑娘一樣。在這些誘惑面前，我能頂得住嗎？我最好還是離開這個過於熱情的家，因為，我不想由於體弱而給她們帶來麻煩和痛苦。另外，我已經三十七歲了，不久就三十八，雖然顯得年輕，但畢竟歲數不饒人。瑪麗亞甚至還不到十八歲，她的妹妹們則更小。

我想，还是走为上策。不过，最好是留下比戈利诺，让她们照顾，当然我要交钱。

“何赛先生，我想单独跟您谈谈。咱们到广场咖啡馆喝杯朗姆酒好吗？”

“好，可是，别叫我先生。叫我何赛好了，我就叫你昂利。走。玛丽亚！我们到广场去一下。”

玛丽亚对我说：“昂利，换一下衬衣。你穿的那件脏了。”

我到房间里换了件衬衣。临走之前，玛丽亚对我说：“别呆久了，昂利，特别是别喝太多了！”我还没来得及脱身，她就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不禁一惊。她父亲笑起来，说：“玛丽亚已经爱上你了。”

我们一边往咖啡馆走，我一边开始说道：

“何赛，您和你们家，在我释放后的头一天就让我住下，我非常感激。我岁数差不多和您一样大，对你们的好心，我不能不报答。您应该明白，一个男人，和您的女儿们在一起，难免爱上哪个，我比您的大女儿大一倍，又在法国合法结过婚。所以，咱们一块儿去喝两杯，然后，您带我找个不贵的小旅店。我可以付钱。”

何赛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我，说道：“法国人，你是个好人。你把手伸过来，我要紧紧握一握，作为兄弟，我谢谢你向和你一样可怜的人说的话。这里，你发现没有，可能不像你们国家。这里差不多没人正式结婚。一块儿玩，一块儿睡，有了孩子，就到一块儿住。结合就像分手那么容易。我们国家，天太热，这样，女人的性欲就特别旺盛。她们就是想和男人睡觉，使肉体得到满足。女孩子们成熟得早。玛丽亚十八了，还没找过男人，是个例外。我相信，你们国家，道德比这里的好，因为这里的女人带着没父亲的孩子，那么多，是个严重问题。可是，怎么办呢？上帝让男女相爱，上帝让生女育儿呀！这个国家的女人不算计那么周到，她们找男人不看地位。她们要的是爱人，让人爱，就这样，很自然，一点儿也不过分。如果能满足她们的性欲，她们就忠诚；不然，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不过，她们对小孩，没说的，这些人都是好母亲，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只要能干活儿，就供养他们。这样，虽然你一直在诱惑中间，还是留在我家，我再次求你。有你这样一个好人在家，我感到高兴。”

我还没有回答，就走进咖啡馆。这家咖啡馆还兼卖糕点。里面坐着十来个人。他们在喝可口可乐和朗姆混合酒。好几个人走过来，同我握手，欢迎我到这个镇子来。何赛每次都把我当成住在家里的朋友来介绍。我们喝了不少。当我问该付多少钱时，何赛差点儿发起火来。他坚持无论如

何要自己付钱。老板收钱的时候，我总算说服他没收何赛的而收了我的。

有一个人拍我的肩膀，原来是玛丽亚。

“回家吧，该吃午饭了。别喝了，你答应过我不多喝的。”现在她对我总是直接称“你”了。

何赛正和另一个人谈什么，玛丽亚一句话也没对他说，就拉起我的手，把我拖到外面。

“你父亲呢？”

“让他呆着吧。他喝起酒来，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从来也不到咖啡馆去叫他。另外，他从来也不听我的话。”

“那你为什么来叫我呢，嗯？”

“你呀，那是另外一回事。昂利，听话，跟我走吧！”

她的眼睛是那样明亮。她说起话来，非常自然。我只好跟她回到家里。

到家前，她对我说：“你值得让我亲一亲。”说着，就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只是离嘴太近了。

我们围圆桌吃晚饭，何赛才回来。比戈利诺吃饭时，小妹妹一勺一勺地喂。

何赛一个人坐到桌子旁边。他好像受到了打击，毫不思索地说道：

“孩子们，昂利怕你们！他怕得想搬走了。我对他说，从感情上来说，我希望他留下，我的女儿们都大了，懂事了，知道该怎么办。”

玛丽亚看了看我，一副吃惊的样子，也许感到失望。

“爸爸，他想要走那就走吧！可我觉得别的地方不会比咱这个家更好，这儿大家都喜欢他。”说着，她转向我，补充道：“昂利，你不要胆小。如果你喜欢我们中间的哪一个，如果她也喜欢你，你为什么要躲开她呢？”

父亲说道：“他在法国结过婚。”

“你多长时间没见到你妻子了？”

“十三年。”

“我们这些人，爱一个人不是一定要同他结婚。要是跟了一个男人，就是爱他，没有别的。可你告诉父亲说你结过婚，做得对，这样你就不要发什么誓，不过，可以光爱她就是了。”

她告诉我和他们在一起，不用下什么保证。她们照顾比戈利诺，我干活儿就可以更自由了。她同意为了让我住着心安理得，可以交一点儿钱，好像住旅店一样。我同意吗？

我没时间认真考虑。十三年苦役犯的生活以后，这些事儿多么新，多

么快活呀！我说道：

“同意，玛丽亚。这样好点儿。”

“你愿意我今天下午陪你到金矿，去找个工作吗？你要同意，咱们五点走，太阳低了。从这镇子到矿上有三公里。”

“同意。”

比戈利诺用手比比划划，脸上一副高兴的神情，表示他对留下的喜悦。姑娘们的关心和照料征服了他。我之所以留下，主要目的还是为他。因为，可以肯定，在这儿，我要冒点儿险了。可这对我也许不合时宜。

十三年来，我曾经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头脑中所装的、所想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位姑娘的美丽眼睛而立刻消失，也不会因此就留在世界边缘的这个偏僻的村子。等待我的路还是漫长的，停顿应该是短暂的。我只能喘喘气，如此而已！十三年来，我之所以为自由而斗争，我之所以赢得了胜利，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复仇！检察官、假证人、警察，我要找他们算账！这一点，不要忘记，永远也不要忘记！

走到村子的广场上，我发现有一家“兴隆号”商店。可能是个科西嘉人或意大利人开的。果然，老板是个科西嘉后裔。老板普罗斯先生法语讲得挺好。他非常和蔼地向我建议，为我写一封引荐信，给卡拉塔尔金矿经理拉·莫古比亚。这个善良的人甚至提出对我资助。我向他表示感谢后，走了出来。

“你在那儿干什么，蝴蝶？你是从哪儿掉下来的？从月亮上？从降落伞上？过来，我拥抱拥抱你！”

这个大个子，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头戴一顶大草帽，见到我就从小驴背上跳下来。

“你不认识我了？”说着，摘掉了草帽。

“这不是大个子沙尔罗吗？真是少见，少见！”

大个子沙尔罗，就是那位在克利希广场高蒙影院偷保险箱、在巴黎巴蒂尼奥尔车站偷钱柜的那一位！我俩像亲兄弟一样拥抱，激动的热泪从眼里滚了出来。我们又互相瞧着。

“这儿离白色广场和苦役场可够远的了，老朋友！不是吗？你是从什么鬼地方来的？你穿得像个富翁，比我年轻多了。”

“我是从多腊多出来的。”

“你在那儿呆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

“你怎么没告诉我？我可以当保人，签个字你马上就可以出来。我知道在多腊多有苦役犯，可怎么也没想到，那儿会有你，我的朋友！”

“咱们碰到一块儿，真是奇迹！”

“你知道吗，蝴蝶？在整个委属圭亚那，从博利瓦尔城到卡廖，到处都是跑来的苦役犯和流放犯。从帕里亚湾到这儿，是逃犯们在委内瑞拉的立足之地，遇到谁也不是奇迹，因为，所有的人，没有例外，都是从这儿经过。当然了，不算那些死在路上的。你住在哪儿啦？”

“在一个好人家里，人们叫他何赛。他有四个女儿。”

“对，我认识。人倒不错，是个海盗。去拿你的东西吧，你当然应该住在我家了！”

“不是光我一个人。还有一个瘫痪的朋友，需要我照顾。”

“没什么不方便。我给他找头驴。房子蛮大的，有个黑姑娘，会像母亲那样照顾他。”

找到驴后，我们来到姑娘们的家里。离开这些好心人的家真是一场悲剧。我们答应以后来看她们，她们可以到卡拉塔尔找我们，这样她们才平静了一点儿。委属圭亚那人的好客，我从来也没有很好地介绍。离开她们我几乎感到羞耻。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沙尔罗“城堡”——他这样叫自己的家。这所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坐落在一个岬角上，雄视着从卡拉塔尔村下去的河谷，几乎通到了卡廖；鸟瞰右侧的原始森林，拉·莫古比亚金矿尽收眼底。沙尔罗的房子都是用硬圆木搭建的，显然是从丛林里弄来的。里面有三个房间，一间漂亮的餐室和一间厨房。屋内有两间浴室，在管理得无可挑剔的菜园里，还有一个露天淋浴，他们家里的各种蔬菜在这里都长得青葱碧绿。一个棚子，里面养着五百只鸡、一些家兔、印度猪、普通猪和两只山羊。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笔财富，也是这个老苦役犯、前保险箱和大盗窃的专家沙尔罗现在的喜悦所在。

“喂，蝴蝶，对我家满意吗？我在这儿七年了。正像我在卡廖告诉你的，这儿离蒙马特和苦役场远远的。谁会相信，我能过上这种安稳日子？你说呢，朋友？”

“我不知道，沙尔罗。我刚刚自由，还很难有个一准儿的看法。毫无疑问，咱们都是冒险家，青年时代太曲折了！同样……看到你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子里过着幸福、安稳的日子，真叫人想不到。况且，这肯定都是你自己干的，看得出来，你做出了罕见的努力和牺牲。你看见了吗？我现在觉得我还做不到。”

我们围餐桌而坐，品尝着马提尼克风味的饭菜，大个子沙尔罗又接着说：“对，蝴蝶，我知道你吃惊。你很快就明白了，我是靠自己干活儿过日子的。一天十八博利瓦尔（一博利瓦尔等于一个重法郎），虽然是小康生活，可也有它的乐趣。一只母鸡可以孵好多小鸡，母兔可以下好多小兔，母羊也下小羊，西红柿都长得很好……这些玩意儿咱们从前好多年都瞧不起，现在我倒很满意。瞧！这是我的黑姑娘。贡希塔！来朋友了。他，他有病，你要照顾他。他叫昂利，外号蝴蝶。我们在法国就是朋友，是生死之交。”

年轻的黑姑娘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沙尔罗，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你的朋友们的，保你满意。我去给他们准备房间。”

沙尔罗给我讲了他逃跑的事，没什么特别之处。他是从马尼罗的圣洛朗出发的，他在那里的苦役场熬了六个月，就和一个叫西蒙的科西嘉老乡——一个服加倍刑的释放犯一起逃跑了。“我们真幸运，正好是在独夫戈麦斯死了以后几个月到达委内瑞拉的。这个国家仁慈的人民，帮助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我在卡廖过完了两年的强制居留。你看到了，这种简朴的生活征服了我。我头一个老婆生孩子的时候，连大人带小孩一块儿死了。你看到的这个黑姑娘，贡希塔，用真心真意的爱，使我得到了安慰、幸福。你呢，蝴蝶？你的斗争够苦的，十三年了，真够长的呀。讲讲吧。”

我讲了两个小时。在这个老朋友面前，我把这些年来装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讲了出来。这天夜里，我们俩一起回忆了往事，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有一件事真奇怪，谁也没提蒙马特，没提巴黎郊区，没提过去或成功或失败的往事，没提一直自由的团伙中的那些人。好像我们的生命是从上了“玛蒂尼叶号”（即他从1935年，我从1933年）开始的。

我们吃了美味的沙拉、烤鸡、羊奶奶酪和一个又香又甜的芒果，晚上还喝了上好的意大利西昂蒂葡萄酒。这都是贡希塔高高兴兴准备的，表明沙尔罗很高兴在家里接待我们。他建议我到村子里去喝两杯。我对他说，在这儿挺好，不必要出去了。

“谢谢，朋友！”这个科西嘉人说，他经常操点儿巴黎口音。“真的，在这儿真不错。贡希塔，你应该给我的朋友找个‘未婚妻’。”

“对，昂利，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她们比我漂亮。”

沙尔罗叫道：“你最漂亮啊！”

“是，可我是个黑人。”

“我的贡希塔，你就是因为这才漂亮啊。因为你的血统纯哪。”